

集部

家藏卷七十六

明 吴寛 撰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内富庶號稱極治獨北人屢犯邊為鼠竊之計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潛一時將校奮勇爭護

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纍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没子澐嗣而公則澐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廵遂死于難矣年甫若干公既死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

身後者甚至公為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之風尤善騎射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為難其配陳氏贈都指揮僉事寶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寶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母太淑人次子渙出側

室尹氏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賓次適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楫曰楠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敵之志既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睿皇帝之神武所以為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葢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之為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之

母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為其所難而不為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為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大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為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吴城通闤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

璐文太僕林輩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所以褒奬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為議喪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為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寛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備考功璀狀至初公病甚亟

欲與寬一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綦吾友之為人耶公李氏諱甡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敞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

祭酒欲致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置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

甫兩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上不許已再具疏矣竟歸素少容至是性益卞急醫以為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三娶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教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曰系先卒側室某氏生紹纔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璥自公入官數有建白為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稽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荊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為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為定

居計遂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國初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嚴峻若不可親然喜交游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囊無餘資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

簡雅有法為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之志云銘曰

有美一人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如何有德有言有才有藝抑其末焉昔仕于朝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千仞衆目仰覩在彼青冥南飛不見遽匿其形暫息荆溪終止吳苑菀裘既營逝矣何遠朋游涕泣

有喪共治九龍蜿蜒卜葬于斯茫茫下土賢者不作我有哀誄石表是託遺書滿篋耿然嗣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巳不能言若有所屬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

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公同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
公才操當大用于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
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
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
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
得公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
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
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俱

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内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進獅子至陜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

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鄰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

俄中貴人召公至内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

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並究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焉既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

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為詩文凡若干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璪之女弟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勲皆封淑人孫男

二人復陽游陽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玆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皙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有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憸人妄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為夷險一視何以為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言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德不寧惟斯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速逍遥海濱進退不谷白日自

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銘并序

公諱暀字德明世居吳中為著姓自孫吳以来代有顯者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巽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

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為姦民誣奏事既白猶調知贑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閏月一日也公為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廵山東適值飢歳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令米價騰踴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强盗律公言荒政緩刑

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不職則
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公文掌
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
為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
人頗為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為事
屬縣有長河洞洞氓强悍不時出沒刼掠屢招諭之而
勢益熾公以為是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
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絶事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

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贑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皆斂手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纚纚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来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强自適福履加厚有子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

進階人以為公榮於是餘慶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三日葬于武丘鄉梅林先塋以予為同年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為多則於公之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娶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奉次適劉嘉績餘祥與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

一人永齡女五為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英皇之初甲科則踐詞林宿留才蓄不施專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之名聞于朝著予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貢之間郡事為繁公往治之不見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耆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于兹𣏌不入禄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耇自公云亡今復何有梅林之

壚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

君墓碑銘

君姓徐氏藁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茂宗皆不仕父瑄以高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茂宗其娶恭人王氏生君諱㫤字以質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

覲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累陞本司郎中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在刑部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寃抑者時有平反尚書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民者輒行之嘗督運邉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方望君再進而君述職于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賓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

日燕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可謂至矣然嘗曰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犯老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俄以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湞太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濯尚幼女二長適太學生楊楨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湞等縗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

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衍越自偃王開國于徐支分派別嘐城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內厥美濟之再世克類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科乃啓刑書為司寇屬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第大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在斯大君之賜先人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松柏鬱

鬱高墳巍然從我先人葬于兹阡春雨秋霜並樹並築子孫方来顯仕宜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上聞計命官諭祭營葬悉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踵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敞字

德廣姓高氏蘊之崑山人累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
始發于君初其祖父見君資美謂必振其家擇經師遣
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
年會試復中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
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
月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
天府丞丙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今
上初立為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

武大臣咸器重之再遣遼府行册封禮還復賚銀幣賞
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
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
倦及今上即位耕藉田君執事恭謹禮成賜宴人以為
榮畿内飢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内帑白金五萬兩賑
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為提調官已而行
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為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
畢即欲以簡静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

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
與賓客讌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
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濶不立厓岸與人處杯酒談笑
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為人贅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
至宗戚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强恕自號足以見其志矣
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霄以君三載考最移封
順天府丞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
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瑗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

女適嚴厚戴德歸漢女孫二長適戚有循次尚幼君之卒諸子奉母于家於是鄉友今管參議琪時為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主事秩相與治喪發其篋無以為歛其僚友吕府丞猷等咸賻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以被卹典請闕謝已来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而序之為之銘曰

偉矣高君白皙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

惟樂易持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甸實古鎬京官府
參錯民庶豐盈文移旁午曰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
顧爰以簡靜馭其繁雄治道所貴吾師蓋公曹參治齊
曾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醉後世取法庶事必隳吏
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摘伏身其遭凶民不
荷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來治喪篋無遺
財幾不能歛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賻有贈喪舟克還
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恩

光下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銘詩刻石墓道後有過者託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温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已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月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二子奎壁具書并事狀来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晚歲歸老吳中當尋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

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謔中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来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忘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人五季自成都徙廬陵宋有諱寶者爲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信國公天祥爲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曰俊卿以武官起爲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五子長定開國初

從高皇帝平偽漢終荆州左護衛千户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為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從本守蘄州未歸而蘄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洙水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召為南京太僕寺丞稱病㪍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横者罪或謂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曰吾為民寧能顧利害哉後詔令

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産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官予至則以馬政久弛鋭意舉行抉剔蠹弊奸吏始無所容僚長有狠愎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今上登極君奉表入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

陳數事于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為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駒官吏胥長悉集于此殊為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人以為便故事馬數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

臣多避之然亦有嫉其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溫州守缺知者交薦于吏部以君為宜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省重役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為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書辭狀之人以減獄訟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嚴育女躅役之條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

方賴之俄而疾作遂卒闔郡悲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自為令事上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為除去之乃已平居與人言開口輒見底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家必周邺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後輩接納奬勵惟恐不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盡歡而於山水登覽不厭為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多成編其學自堪輿卜筮之類其說皆通

可謂博矣君之父涞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吕氏封太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藍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壁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涞水君君為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羣始仕于外或易而侮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豈不懐仁皆曰文父誦言百少

譏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阿益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文父復来拯我窮困爾痛爾瘠家至為問昔時于温恩澤已浚今也温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来我當其凶勿為民哉民曰公死我寧與偕莫救其身闔郡同哀斂金助喪以授其子稽顙辭之無以為此吾父生廉顧汚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将使勲名流于百祀胡車之行輗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尚安于兹有佳山水樹碑于墳

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碑銘 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浙之鄞人也諱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暹以府君貴累封郎中母曰宜人胡氏府君為童子時非特以穎敏稱里有學佛者頗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

讀孟子至墨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也吾學孔孟之
道顧為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人已奇之稍
長適郡中選弟子充生員時彡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
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賫遣入學勤苦不舍晝
夜習毛氏詩不三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
擢進士第試政工部奉命湖南為襄王府營葬事竣始
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閉門授
徒日為諸生說詩言必據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

科者若陸詹事簡沈憲副庠而下凡數人秩滿擢武庫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隸人人歲例出白金若干兩供官員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輒先索去甲官貧乏所得顧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無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為會以樂蓋歷三十年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為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朝行大慶禮屬有瘵疾難于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吾非金君為道路之鬼矣平生

持已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
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茍可交雖遠必親故賢者薰其德
財茍當用雖疎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激引後進至
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某學訓
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
繼陸氏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
洪監察御史次潛次淵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
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二長適楊美琚其一尚幼洪奉

命出巡關其父喪入朝領檄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罹此大故今當治葬惟吾父官五品謹按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願書其文畀之予嘗主試文場洪為所取士及洪初知吳江又為鄰邑知其善政為多今又以才御史稱于憲臺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鎬京實多留務惟夏官卿屬有庫部孰從甲科擢

居司副美矣金君當此賢路君在童年其志已奇執卷感悟豈背其師入仕則優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裕吏退嗒然莫展才具吾食君禄其禄則豐吾居君位其位亦崇弗畏入畏當保其終鄉閭熈熈黄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何早琴奕是娱酒食美好目見佳兒繡衣煌煌託以宦業誨言勿忘八十餘年曰考終命彼貪仕者糜滅已罄或哀而誄或挽而歌鄞山有石工則與磨考事載書潛德斯顯爰塞孝思不

廢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品於法當得諭祭而已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盖異數也翹以予為先友知公最故且深来告曰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德以副䘏典之盛予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蒙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

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沒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南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今公復至此予將何以為懷耶公之葬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凋謝殆盡不獨公與士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之公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子安止貴贈翰林院檢討祖彝顯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

數里外躧躧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
箴置唯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試
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擢甲
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為今上
之初㑹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
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五年以病卒
公為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處不詭隨遇事
不合於理咈然不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

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為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於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傺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嘗

會試兩為同考官廷試掌卷經筵展書皆為盛事及初
擢監官適今上視學蒙與祭酒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
詞義明暢上為傾聽翌日被賜襲衣仍敕宴于禮部人
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所
著有稿藏于家娶歐陽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四曰翹
楚軒騰翹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千户彭勉勱次
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憲愈惠愿感憲懋女
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

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顔為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鍾步履相御建此良規有國之始既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命人與道亡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帝念師儒畀以卹典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築此幽堂必有鬼神呵護不祥以貴其

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

公墓碣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貴將受璽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故讒公于上者賴聖明保全卒與僉事貴州特罷提學當是時公已遘疾便道行至家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

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三傳曰順之為公之曾祖祖曰安道業儒尤精于地理家之説父鳳儀頴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造運艦淮南三年考最獲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迨還京復督修太倉尋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勵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未

嘗以勞自弛於是吏部以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
委以文學之任人方以為稱而公以剛直取怨幾陷於
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癱瘓親為拭體進藥左
右扶持不踐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嚴而有
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為致力以保護其家
不已妻龐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
子綬緗維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全後公七年以
某月某日卒年五十葬合公兆初公將卒語其弟若子

宜求吾銘墓塾乃使人來請及是緩等復以書來曰吾母不幸又没將葬矣惟憐而畀之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為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驅車何適我疾則經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同知侯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致仕之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朝廷上皇太后徽號推恩臣庶以其子直仕于朝當受封典獲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已而直復用詔吉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實辛未七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藎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並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為

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賓第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朝盡勦絶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

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朝廷命御史一人廵視而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舖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以年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通商賈並至邊

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盬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蓋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恒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

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著述配沈氏有賢行先卒初以子方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主事次朋孫男九傑儀儼倬份偉僖佾某女四長適戴恩餘在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為中表兄弟友恭甚至盛公沒君哭之慟及是君沒朱公尤哀痛之乃為狀授其子正等於是直來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不幸先君棄諸

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予曰唯唯乃據其狀序而為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涇来自唐鎮世濟隱德發于後胄維朝請公仕以學優惠政及人兩佐大州國計所資民不煑海相奪且傷孰為之牢乃擢運司有疏具陳朝議韙之直指出巡隱然髙垣並手以築商賈集焉邉餉斯足曷不久任遽引其身俯視無憂家有朝紳昔時甲科今遺其子俄陟崇階曰有

詔旨孰不富貴考終則難孰不壽考嗣後則單蔵玆維深刻石以表百代之餘識其宅兆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碣銘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鑾護行為治斂具其配汝宜人方来視疾顧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鋆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之狀来請盖自君之訃

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已其父且老一旦失此佳子又何以為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以遺親之憂之故耶而況藐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為人不宜至此而卒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言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世之事不能為也自為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晉陵王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晉陵公即舉君以對試與

論議民事喜曰吾友奇才也及在兵部尤為今少傅鈞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不幸病矣君諱鋈字汝礪出吳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弱不能止稍長徧從良師受經與其弟鎣並以文名于時同輩推讓以為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未登進士第觀政工部遣為大臣營葬俄聞母喪服除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選陞員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蓋居官僅八九年年止四

十八卒之日為弘治己未某月某日也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為祖曰效皆不仕父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奉其舅命以鑒之子某為後女一人贅陶煒君為予所取士念其止此宜為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

其拭淚于斯言

家藏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 卷七十七 補遺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金坦

家藏集卷七十七

明 吳寛 撰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英宗皇帝既復位庶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陛辭如方岳官禮更

召至文華殿親加奬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為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為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廵撫其地欲别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即此浚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薄書自懈而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為時俗趨諂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廵撫都御史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

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𮪍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暴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為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刼贑之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為避難計公慨

然約武臣調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誑惑鄉里公寘其魁于法仍牓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頌其賢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屬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寮長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計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恤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

十二月八日辛亨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居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輒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暇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論往往成誦作字雖率爾亦楷正不苟為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焦先為冕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至蕪且易從祀孔子諸賢塑象為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

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
以為合禮公諱鷴字一鷴其先為莆陽林氏出唐金州
刺史嵩之後五季徙台之黄巖今黄巖析為太平縣故
為太平人自宋歷元業儒不顯入國朝子孫始出取科
第多為名官公之曾祖諱養民不仕祖諱廷瓚父諱純
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並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祖妣章氏妣趙氏並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
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浹先卒次澂女二人長適鄉貢

士趙崇賢次適葉聰公之卒朝廷既遣官諭祭治葬如
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薇爲國子生於是薇来告曰先
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寛自爲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
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爲之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嵩實爲唐臣迨遷黄巖隱
久而發乃多聞人顯庸不乏以至于公力學自許有光
其先甲科繼取公在家廷爲賢父兄舉動有則昆季是
程公在朝廷爲才御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

為賢牧守自潤及藩譽者一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天子曰噫曷遲其来來則遲矣其逝何速孰歉而明國有刑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謹有禮公則巳逝不逝者存歳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閱二月疏再上其詞加

切始允之特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
亦異數也公望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恩典若此將
何以報之抵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
日也享年七十公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
和為著姓邑中稱仕族入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
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期必取科第游學于
外族人有隸冊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弟子多從受
業然益困無所遇翛然西歸舟行峽江偶墮深淵中自

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櫓負而登岸人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外郎治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縣興舉廢墜尤好獎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寇竊發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曰自古

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為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婦女首級徼功者辨其偽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涖湖廣者歲久治績愈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戊申為今上初年會陜西缺大臣巡撫

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敕得以便宜行事陝西當凶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加意安輯流移者益至乃内務蓄積外為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歲當慮囚得可矜疑者悉置輕典奏上因多免枉死公作全命録以著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為請託者多卒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恩有文綺寶鈔之賜辛亥遷南京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命南京為舊都凡壇廟宮闕城垣橋道

歲久漸圮修治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
嘗妄勞費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
告成輒蒙恩賜以酬其勞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
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楚紳皆以公
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袁氏母羅氏皆
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
及羅夫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産特厚後夫人卒公
尚少悉讓還二兄取舊劵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

公廣衡而下卒譽公以為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不及禄養過塋域輒慟哭如初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塋域蕪廢為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為公屢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彦清之子弼為後弼以公蔭為國子生孫男二曰

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公卒後弼來告哀上復命公諭祭治葬皆如䘏典將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杷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昔為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為狀授之而戴公則率之來請予謝無暇而請之益力為序而銘之銘曰

吉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瀘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戴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為時偉器孤童

業儒志向已異宦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即吏法家者流刻而少恩哀矜勿誤如切吾身歷所至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名與禄崇德及位顯留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工役屢成山有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偶斯世帝念老臣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巳蓋其棺陳其牲醴治其塋域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人喪服纍然以弔以哭賓客漣漣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右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為氏或曰出黄帝之後以國氏

春秋時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

最著逮元有曰碧山者自松江来為海道都漕運萬戸

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

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焕

文材敏行修在國初以瞶疾不在察舉惟務樹德是生

公公諱顒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爲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夘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内書堂小竪奄邀公入閤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旨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

立請毀之丁夘副駙馬都尉石公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内艱歸適有土木之變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兊之後倉府空竭飢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撫存因時立制凡征歛出内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廪庫充實朝廷闕久不他遷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闕本司右參政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晋俗少文思振以

儒風舉禮義興學校無所不至臨汾陽曲二丈廟聖賢遺像與文翁禮殿圖異乃更正之為文釋奠以謝不虔皋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又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祠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為程課庸下者毋强以文辭第使學

書讀律畀時不失使任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為講授諸生呼為祝夫子而不官後多成名為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纔十六人餘皆脅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衆

曰然則秖應以盜鬧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罔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𡨴縣囚七人令先詣御史録之謂已允當至公導諭諄複中二人因歎泣更鞫得其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尊因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其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襄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嚚悍多歷年所不

決公至不施鞭撻令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貫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

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宄不難雪吾恐其雪宄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可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輒登臨謁眺賞弔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僉憲珏杜東

原瓚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暎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瓛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官室孫男一人曰允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沒嫂寡買田

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誹言作為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句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莫非孝弟忠信檢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瀕卒遺念不忘朝廷高朗令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吳縣之橫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者會試京師謁寛請銘公墓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

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奬掖後進素志亦以此自負寛
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過為期待比竊禄于朝
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
體履康勝耳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
承侍左右咸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迨
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
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
詳矣緬懐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

夫天之報施每信而贏公之立心行已輔世澤物德學功名則既盛矣享有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論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賚在嗣續今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祝公瑚璉之資昔在先朝奮起乘時給事廷陛分牧藩維内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庶既富而復教之廪有穀芻家有詩書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

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慎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

殲厥渠魁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巍遐

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亡繄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

之懷公玉汝成心若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掖其

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視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上聞訃遣官諭

祭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柩還其鄉友

大理寺丞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為經紀其喪且謂公官三品既荷朝廷卹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累然涉江湖數千里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為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敘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瑶皆不仕考胄以鄉貢士授廣西武

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幼頴悟强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為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録其文以藏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甘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

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勲司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今上御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督武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人

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檄守制服闋還任已
未始有太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北敵
數入雲中寇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奏乞甚急公
日坐堂上選閱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
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
乞休致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
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某處
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外郎

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子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人矣蓋狀云然為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冏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開廏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為

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冢宰倚之特陟無頗翔集銀臺
起領太僕北檄戒嚴裁及馬畜選閱日勞轚彼監牧師
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惟帝至仁軫念
僕臣錫以卹典責其塋墳公則亡矣厚德未淪衰服在
喪幼稚詵詵祿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勑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

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至家疾作遂不可起時二月廿五日也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上悼念命官祭葬咸如制他日其子琪遣其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京工部尚書董公狀來乞墓文惟公才力精彊朝廷方倚以重任一旦遽失之知公者方相與痛惜予交公且久又以文字為職忍無一言以述其平生乎乃諾而叙之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家富塗祖順為刑部主事以事出為南雄府經歷得孫于

公廨即公公生再脊歸家幼則頴異知詩律人號佳子
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髙
等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㑹給事中缺
吏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詔
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
米公莅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
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皆革宿弊仍條陳給賞
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壬寅擢江

西布政司右叅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憸人徧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並稱頌在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强取之郡捕其人以强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為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廵撫大臣議

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詒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為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為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像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朝廷以漕運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

以為榮遇盖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疏達明敏遇事能變通用法能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有恩季父畀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養之至人有德於己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大夫文翰往来動盈卷帙有粹英集藏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母蔣氏妻陳氏並累贈淑人繼配姚氏

封淑人子男二人長琪郡學生次玨太學生女二長許
嫁黄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子孫男二人以卒之明年
某月某日葬于采石之馬鞍山下今翰林學士南昌張
公知公尤深者既為銘納于墓中矣此復撮其事行為
神道碑銘銘曰
古燕建國既越百年國之供億寶浩且繁河渠再鑿以
浮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督焉有美李公名自方獄入總
留務京儲是度帝知其才漕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

瘼勤勞于外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豈撫循其衆公曰何德行視萬夫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為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帝察其衷並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恩尚徧施臣則以懌采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燎黄二世沾寵孰知九原公即繼踵才不盡施而志亦賁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公之惠曷止萬口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淈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惟其不亡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

碑銘

公諱瑗字大玉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祥符至公之父官濱州以漢藩註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為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父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

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叅政丙辰再陞福建右布政使
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適遇恩詔得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
歷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户部巳稱清慎方廷議以鹽法
壞部中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
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奉詔行賑邮令飢民獲濟巳而
上疏陳十事其間言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部中
叅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威于下適建觀藩尤善規

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者至今猶能言之在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真者猝不能辨他日廉得偽印十餘皆出老軍吏手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汐縱横如井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民以為便及轉江西民識公者皆喜曰是故陳叅政耶始至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横取于民者為委曲裁處上下無怨

且謂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征輸所致為力均其
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名為都御史矣盖南京百司諸
衛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總督
歲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事集自京衛烏龍潭
至江北鳳頴諸倉創置歲久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
專理修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
規畫凡重建若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
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

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懷念汴為故里公嗣其志竟還居之少承家訓及故興化太守岳公在天順初從內閣謫居于廿公嘗受學蒙指教為多於官學之道固有得也曾祖曰彥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濱州學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全氏並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為後以弘治庚申八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孫氏與宋既扶柩還汴宋來告哀于朝蒙恩命有司諭

祭營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亨先生既志其墓矣宋復持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葢道亨與予皆為公同年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陳不遠迨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羣兒覽書成誦以文為嬉内訓外授飫于官學抱藝入京遂與衆角既登甲榜乃列户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

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
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建國我勞其心民肖
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
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内臺之副為古中丞
畀以留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
計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
邊方習見軍伍尚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
才俄止于此知者則哀朝廷念勞䘏典不薄有祭有葬

有司奉若爰念故里竟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慎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徳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徳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頴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為齷齪

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夘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為成化己丑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

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以公諳其土俗為宜奏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勅行俄丁母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黒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上仍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

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于市寇既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吏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

二清平縣一吏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
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衛
所鎮撫即下詔褒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
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既無事名公還掌南京都察
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
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
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
思以安靜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勵其餘或不

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羣蠻以刼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户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欝林川雲壚大桂諸種

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上知公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

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曾祖諱成祖諱華皆不仕父諱昺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祖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縣公源女繼龍氏平涼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人俱早亡於是公訃至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之岡今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念公之没無後具狀率夔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

敬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予愧不能當也既感公德而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鄧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攉居東藩席尚未暖来既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遐陬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强梁漢有其人馬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仗公

再施佚此一老切于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留臺終老有命邊事久勞而公則病公卿比肩林立于朝上不識公黃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興嗟上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頹波身之有傳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家藏集卷七十七

家藏集補遺

明 吳寛 撰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久蓋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兖曰浮于濟漯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兾而兾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

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襃斜道其道自沔入襃襃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說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蓰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陿阸之地當用兵戰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況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盖

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兩浙西數郡別漕入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說就河置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行水人以為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絶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茲久永樂間太

宗文皇帝仍都于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爲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衆什四與别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直更踴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曽孫鋭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事上從之乃增修廢牐益爲積水計功成而舟至城下矣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爲不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

狀言于朝請勿廢上以爲然詔加修治仍命鋭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嘗槩之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今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来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眞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國家閒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爲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世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壕記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以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實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壕迴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闕王泉山而来道出大内穴城為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涼溝渠漲溢又為水口於壕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軏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皇上有詔發

軍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為之伍伍分之地旁廣下深一時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既又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為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楗牐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初皇上重勞工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

馳道路若闕而廣京師壯麗不替有加事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役夫賞賚有差蓋當功役之初興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為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為限何事一壕哉然而復為是者則以京都文皇帝建為萬世不拔之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

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一壕哉且姑即一壕以窺皇上之大德于汙濁之滌而去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屏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必嚴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士守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

為池長江以為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為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在紀載覩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為國子祭酒言夫子集羣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國朝未遑舉行非甚闕典詔下廷臣議特增籩豆佾舞之數行之太學以及郡縣凡歲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

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朝野稱嘆以為盛事惟夫子
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西有曰闕里夫子之
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巳有歷代修建子孫世守罔俾
廢壞至國朝洪武永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源氏所
舊建弗稱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於
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二司暨兖州守臣祇承德意相
與計財用召工役董治惟謹以其年月日興功其年月
日功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煥然殊異舊觀疏闢

爰命臣某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人其大要不外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傳之惟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之所刪定贊修者是已後世人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報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人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所當報也蓋嘗正嶽鎮海瀆之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王

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
再祀秩於典禮甚盛若夫闕里則又三歲一遣人祀之
尤所加禮至於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之未幾即
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為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
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其子孫自以為孔氏榮
善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
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俾天下
萬世欲觀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南

維魯賜履曰有尼丘在魯之鄙尼丘降神屹然獨峙百
聖後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盛矣人亦有言莫盛
夫子夫子之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攸被世主報
功益遠而侈襃以鴻名秩以豐祀衮冕巍巍羣賢列侍
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迨
金源氏式大其規久殆有俟於赫皇明建國十紀文教
誕敷及遠自邇明聖得師維道顧諟尊之崇之有樂有
禮紛其羽籥錯其簠簋謂此韙數罔惬仰企乃詔有司

乃鳩役使乃伐堅石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厥技長廡重門崇簷厚阯剥落以完漫漶以玭革故為新衆目改視曲阜逶迤帶以泗水鄒嶧岱宗前後岧嶢輪奐相望終古莫阤匪廟獨存維道乃爾聖德煌煌長賁闕里作此銘詩以列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蕞爾小邑無所謂城隍者官亦未敢廢祀盖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

司之也而況京師為天子所居有宗廟朝廷有府庫廩庾有百司庶職有六軍萬姓其神當益尊其祀當益豐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廟正統戊辰嘗修之今上之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上推神之默助而思所以報者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我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答神貺於是工官奉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廡門階

缺折者易完朽腐者易堅漫漶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
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禱益應臣嘗觀前代當海
内晏安國家無事君心漸侈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
事從之而起若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禪泰一五
帝之祠金馬碧雞之祭杳冥泛昧求非其神以徼福于
一身為後世笑肆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
即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繆妄不經之弊皇上
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敬而城隍之神

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羣神神非郡神乎又曰咸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丘陵而已乎所謂保衛我國家誠有如詔旨者祀之實宜夫既宜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說于麗牲之碑系之以詩曰赫赫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古郟鄏董官綏衆正位辨方邑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矣百雉其隍維何泚矣一水維此都會民

止于斯相其高深有神是司神之為德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止爰依維皇有詔爰修爰治燦然煌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頓還舊觀廟之奕奕妥靈揭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犧牲肥腯神享惟誠不享惟物六沴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福我皇明

南京朝天宫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

或見於豺獺之微而况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皆不得祀天而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為天之宗子而萬物之主也後世道家者流乃獨創為宫觀以極其尊崇之意往往土木以肖其形衮冕以制其服櫝主以侈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於俯伏跪起祝贊陳設其科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為其教者多據名山臨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壤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居之國朝太祖髙皇帝定鼎金陵實有龍蟠虎踞之勝

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有非前代區區割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城郭以拓宮室以造祖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廩府庫以完衢路橋梁以修數年之間遂成大業至如浮屠老子之宮則吝不出一毫為之書所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也然聖心惓惓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事于南郊其精誠所感風雨時若民物繁阜得以享其至治焉一日上意

若曰朕惟敬天令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夕對越在廟以答大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永壽宫在規模鉅麗鮮與為比其改名朝天宫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虔奉之既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宫益為偉觀矣凡四十餘年而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仍建朝天宫而號舊都為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宫一夕燬于火其不為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上初置之既而慨舊物之就廢念先志

之當承爰詔道錄司其官臣某往董其役然復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為之一時命下民庶欣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效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幾年而功完穹門洞達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埶若增高鉅麗之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為蓬萊方丈當不是過帝王之都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全節坊傍附晉成陽公卞壼之廟而其後林木茂密罔阜隱然有故所謂冶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完復以聞有詔臣某宜記之碑臣觀前

代之君致力神天以為禱祀之舉者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為者則略之惟是朝天宫高皇帝仍勝國之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卹民今皇帝繼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卹民民者天予之君以治焉者而卹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示来世系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原城踞虎山蟠龍真人渡江萬馬從白旄黄鉞開鴻濛驅逐元惡掃羣兇厥既得卜勝土中天人俯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荅曷以昭天工睠

茲城西有儀宮錫之洪名致尊崇廢興相循理則同畢
方南飛一夕空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舉墜當朕躬羽
衣使者下江東有役不煩大司農晨蹄鵝眼泉流漈壯
山剪伐南山礱搏埴設色並手攻玉樓翠殿高寵嵸亦
有門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儀宮祝釐禮數恭斂
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璈奏金鏞鸞笙雙吹白玉童帷
中颯爽來泠風奚待西祀無東封聖皇無為抱淵冲萬
壽高躡三皇蹤斂福錫民慶奇逢東瞻員嶠西崆峒茲

宮相望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為畿内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屬府比惟其地重勢尊知府朝廷率慎選其人成化十年舒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慎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公事咨禀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爭訟者立庭下閲其情輕與誣者諭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為剖其是非辨其

曲直㕘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稱寃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往往平反或從末減者尤多民有賦稅以時徵收或遭水旱螟蝗之災即具實以奏貧民既得蠲除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偽以虧國用民有徭役則視戸口多寡貧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冊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屢荒民流移者衆各縣多棄地為里胥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種由是賦稅皆足

其流移者加意招撫至者五千八百餘人仍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益自遠而至先時屬縣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立漏澤院給棺葬之至於倉廪空虚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敝市馬免侵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有濟尤重文教學校必葺而完生徒學業躬自考校别其勤惰莫不奮勵人材遂興科第始盛自春秋以来郡中多聖賢墓悉加封護使人守視

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至輒録其政績奏于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得行公既擢江西布政司叅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蓋三十餘年于此父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有如公者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為政大率如公民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一道之其色慘然有泣下者侯曰吾其求文刻石以慰爾之思可乎皆曰幸甚於是

侯述其事来請予昔佐吏部獲與公為寮友見公之謹厚端重心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為郡時事至是始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巳之長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比有如侯之有容者予書曰有容德乃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悦字崇化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予所取士云繫之詩曰惟昔任人莫善於漢循吏屢書見於史傳其人何如其政何書赫

赫無求默默自居不使斯民一朝離虞史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如龔如黄世豈終少古訓不忘子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體要率是而行漢人克紹曰我父母曰我師保去之遲遲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神京分畫甸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來父老前迎公戒僕夫六轡緩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撓獄市惟靜惟清治之踰年政績何有獄無赭衣家有南畝豈不徭役赴者恐後豈

不征科輸者恐貧孰褫衣冠孰靳箕帚里俗自淳士風自厚問何能爲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侯避舍泰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垂耿光

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汚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具載國政民風之興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概可想見也降自漢唐其文其詩雖各有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制迥然不倫何怪乎風頽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真儒輩出則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闢一途矣於

乎時之變遷文之造詣而其人之品格殆與世相須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友吳文定公幼游學校真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遠塵俗追蹤古人予也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異館閣之具也已而禮闈廷對果皆首冠自是入官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啓沃爲職位望日益高製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大形之諷詠著之紀述若雅音畢敔山

泉宿潭必底其極者不止千篇而已也方將憤樂忘老
而无妄疾作遂殞矣既葬之又明年其子中書舍人輿
與其從兄奎翕奭蒐閱笥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詩凡
三十卷序記誌說之類凡四十七卷自題曰家藏集蓋
將以遺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輿懼或散失既壽之
于梓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於乎公之名
編蓋亦示謙耳若其詩其文予既知之上而朝廷政治
下而父子兄弟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於四方者其

去孝經小學人知傳讀者為不遠是皆發乎人情止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我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人人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有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辭僭為之序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瓜涇徐源書

家藏集後序